



御文書

十七

三十二書

三十三書

三十四書

16  
245  
17





和 13  
號 245  
卷 27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

明橋李將之翹輯注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昌黎集，中不見與  
厚論史書，惟有答  
劉秀才書，其言為史，非淺陋偷惰者  
所得就，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又  
言宰相憐其窮，苟加一史職，以榮之  
非必督責就功，又言賤不逆，盛指  
且謀引去，又言傳聞不同，善惡事跡  
何所承受，取信而可作傳記，又言神  
鬼將不福人，又言聖唐鉅跡，磊磊軒  
天地，決不沈沒，館中當有作者，故子  
厚與之辨論，以為不然，云云後退之  
所換，順宗實錄，褒貶不阿，蓋亦其一

激之力也。按元和八年六月退之為  
史館修撰。今此書云正月其作於九  
年。之春歟。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見  
外集勇二卷。昌黎之意只為褒貶  
足以取禍。故巧為其說云云。子厚攻  
之極。得肯綮。看他反覆橫說。必勝。故  
能奇肆。有逸氣。呂祖謙曰。是一篇攻  
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諍臣論謝枋得  
曰。理勝。故令文公不復辨。樓昉曰。沈  
著痛快。唐順之曰。提其原書。辨處有  
顯有晦。錯綜成文。茅坤曰。柳文多雄  
辨。而此篇尤。其卓礚峭直。處佷太露  
氣岸。不如此。  
昌黎渾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  
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

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  
若書中言退之不安。一日在館下安有授宰  
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  
退之豈安。虛受宰相榮已。而昌居館下近密  
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  
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  
固一本作故。志上一有有。  
字若是。上一有安字。漢書掌固。掌故事也。  
且退之以為  
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  
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

丞大夫其襄貶成貶人愈益顯其宥恐懼尤  
 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  
 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  
 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  
 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衢而已  
 邪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者字〇 顧充日退之亦是不易服的子厚反  
 覆攻辨責得不可逃而步驟馳騁各自有法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  
 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

直雖歿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  
 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  
 不能以也一作行其不遇而歿不由作春秋故也當  
 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歿也若周  
 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  
 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  
 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  
 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  
 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

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  
 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  
 刑禍非所恐也則有天刑一作必有天刑時  
 也范曄字蔚宗刪一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漢書李陵降  
 匈奴司馬遷成言陵忠武帝以遷誣固下獄  
 室後遷發憤成史記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  
 洛陽令種競競怒以事捕固固死獄中崔浩  
 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固於魏太武帝以  
 為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司馬遷書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  
 其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  
 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

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  
 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  
 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  
 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  
 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  
 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致  
 非有志者所恐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  
 迫蹙然後為官守邪文武事據韓書云唐有  
天下二百年聖君賢相  
文武之士則事當作士誠一作誠決必沈沒  
諸本皆作決必不沈沒於文義不洽一作承

必不沈沒此因決字而改之者翹按朱子注  
 韓書引柳此文思作決必沈沒今以之磊音  
 猥切斬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  
 所不遺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  
 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  
 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  
 無可託乎嗣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  
 不果甚可痛哉議一作言行胡浪切退之宜更思可為  
 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  
 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

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  
 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厚

自狀段秀實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館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子厚所為狀具載之贊又載子厚所上史館狀中語曰宗元不妄許入諫其然邪其益於名節多矣○哀感悲壯氣勁逸不可當茅坤曰文自鏗鏘鼓舞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  
 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看一作有

皆一作誠○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  
籍謂記錄也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  
今所禱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  
尉實跡參按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  
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冠古玩切  
年御史中丞崔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  
能來蒞永州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  
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論諒  
匹婦之為諒也諒信也○史遷歿退之復以  
王世貞曰說得何等珍重

史道在職室不苟過日時咎與退之期為史  
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  
歿無能為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室使  
勿墜史遷歿一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  
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  
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  
差勝且即餘切○史記荆軻贊始公孫季功  
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  
如足衛將軍傳蘇建謠余曰吾嘗責大將軍  
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張良贊余  
以為其人計魁格奇偉至春秋傳所謂傳信  
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  
逸事有狀谷梁傳莊公七年春秋

答劉禹錫天論書

子厚嘗作天說禹錫

辨之故子厚反覆以書問辨觀禹錫  
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自昭然餘詳  
天說下劉禹錫論見唐文粹○子厚  
於天人之際析理雖未能盡之然其  
發秘亦俊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  
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  
慮及詳讀又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

得

開下有明字

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  
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  
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  
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  
為天邪為人邪抑自生而植乎一無也為天邪四字若  
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  
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菰之自為  
果菰癰痔之自為癰痔艸木之自為艸木邪



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  
 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邪蘇果魯切詳見子  
 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  
 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若下  
 如字。劉論云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  
 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交相勝耳又  
 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  
 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  
 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  
 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  
論劉

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 凡子之辭枝  
 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  
 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  
 又下一 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  
 勝也虞芮力能也匡宋智竊也是非存亡皆  
 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  
 天理理為人理邪謬矣莽蒼一作蒼蒼  
論云夫旅者羣通乎  
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  
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  
次乎邑郭求蔭乎華榭飽于餼牢必聖且賢  
有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

苟道乎虞芮雖蒼茶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  
 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  
 勝若操舟之言入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劉論云夫  
 舟行乎灘溜伊洛者疾徐次舍在乎人舟中  
 之人未嘗有言天者理明故也行乎江漢淮  
 海者疾徐次舍不可得而必舟中幽厲之云  
 之人未嘗有言人者理昧故也  
 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不足喻乎道皆字  
 皆字。劉論云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日稽  
 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由是而言  
 人乎子其熟之無美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  
 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美餘侈大也  
 獨所謂無形  
 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  
 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否  
 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  
 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  
 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走而稱也因  
 舉揲著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若陰走  
 陽之數以明一篇之策復取左傳國  
 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  
 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於  
 左傳一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  
 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  
 著邪而才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  
 未嘗有聞中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  
 口舌爭持貌從者十一二人焉余獨  
 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  
 此夢得所言易大槩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  
 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  
 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  
 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  
 奇不亦可笑矣哉行下孟切。此言董生言本異中和中和本其師一行也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王恭馬嘉運補乾叶王談于志靈同撰易正義十四卷韓氏謂韓康伯其師王弼輔嗣注易上下下經其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康伯補成之又載彌所作畧例通十卷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

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  
 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  
 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  
 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  
 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  
 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  
 者陰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  
 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  
 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

之也鄭玄字康成作易注崇文總目云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聖人味遠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三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

之者歟一本異字下有說字○晉杜預字元凱注春秋左氏傳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題曰觀足下出入筮數攷校左氏今經傳集解觀足下出入筮數攷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筮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崇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及新舊史元姓不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為饒州刺史而時不可及元和間惟有三元積而傳不載其為饒州子厚此書所答元饒州未詳其人及後卷又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劉禹錫集亦有答元饒州書又皆不書其名無從核也○平鋪去

麗整有法  
而詞極腴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  
 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  
 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  
 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  
 及公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  
 而近乃出焉一本公友字在韓宣英上者誤  
 裴封叔名瑾晉敗秦師于殽  
 事見信公二十二年殽秦地今即雨谷關在  
 河南永寧縣北韓宣英名購元和十年自饒  
 州司馬名回與子厚例出為汀州刺史呂  
 和叔名溫元和六年八月卒子厚有誄京

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

恒願歸於陸先生之門歸一作掃○韓泰字  
安平陸贄一各淳當

著春秋微指二篇集注  
二篇春秋辨疑七篇及先生為給事中與

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

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

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

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  
質為給事中永貞元

年九月贄卒門人私諡曰  
文通先生子厚為作墓表復於公友凌生處

盡得微指辨疑集注等一通微一本作宗  
凌準字宗一元

和三年卒，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夫去其國，見聖人之遺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紀侯大夫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大夫去者不反之辭紀侯以齊志欲并吞度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即先奔去有季存鬱則非滅也故不書滅不逐出則非奔也故不奔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季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禚音灼。姜氏事見莊公二年姜氏出奔之後至此復會齊侯會非未人專言會非正也。禚齊地名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

掩也。舒諸本著作書非是。夏徵舒事見宣公十一年殺徵舒討賊之辭且無同欲也。故云楚人入陳非無志也。故云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春秋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且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禮反覆甚喜若吾生記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則字下一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 鄙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廢子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今凡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

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  
 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  
 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左傳僖公十年經  
 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  
 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  
 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  
 荀息死之相公二十一年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莊公二十一年經書宋萬弒其  
 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與前書里克事書法皆  
 同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  
 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  
 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

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

鄭人來渝平見  
 隱公六年傳曰

更成也隱公為世子時為鄭所執逃歸然鄭  
 至是宋有失辭之際鄭因此而來經書渝平  
 傳曰更成渝即更之義成即平之訓謂變  
 其前日不平之心以為平而相為成結也往  
 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菹陸  
 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就微指下以傳末學  
 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  
 將來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賴商臣  
 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賴稱君以見  
 其有君之尊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  
 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歟之  
 罪也啖啖助菹菹臣詳九卷陸先  
 生墓表陸即陸質也蕭張未詳

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  
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  
孔距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宜宗元再  
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一本此書在吳武陵書後

○溫字化光一字和叔元和三年十月為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此書於六年  
前作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  
者多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

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  
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  
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  
不可逐故道不剛于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  
峭七肖切覈下音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  
革切泥乃計切  
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  
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膠  
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  
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



之所得焉漸將廉切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危  
 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  
 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此六經則溺其文必  
 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  
 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為  
 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救一本既就累日  
 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  
 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  
 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邪故

息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  
 化矣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  
 相之也類盧對切一本無別字令往時致用  
 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  
 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笱之為書者豈若  
 是撫前人邪撫之石切○李景儉字致韋子  
 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  
 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書  
 非左氏尤甚若一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

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歟則余之望乎世  
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  
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  
憾而愿焉於化允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余為是書一作吾為是書愿女六切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  
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  
以是取各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

遺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  
然而輔時及物之遺不可陳于今則定垂於  
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邪泥乃  
計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  
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  
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元和三年吳武陵謫永州  
與子厚文字足下以褻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  
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弁羅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

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  
 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孤疑猶  
 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  
 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  
 之言意有斯文始可取乎軼音逸詭古候切  
 猶去聲○古道州  
 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  
 之以詭怪張之以闕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  
 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  
 則顛者歟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

道者焉着書之病全在眩奇驚怪即太史遷  
 亦不免之于厚之所謂中道恐未必然  
 也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蟻蝻  
 然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  
 為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  
 敢期如漢時刻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邪是  
 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蟻與蝻同蝻音質  
 之下一無獨字準  
 前其字一通如來言以汗篋牘此在明聖  
 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

一本此書在論九  
 六書前無論墓中

石四字。字。曰恭字敬叔一名宗禮。語無法。若翻翻直下。畧不可禦。唐順之曰善辨。學左氏外傳。

宗元白元生至得第書甚善諸所稱道其之  
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  
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  
部中謂  
管防禦使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  
所部也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  
所資始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  
亦望而識其時也  
一本無又文章之形狀古

今特異第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  
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塋人所作  
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  
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矣  
又言植松烏權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  
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  
晉懷帝年號王氏  
謂義之也且古之言壘者藏也壘樹之而君子  
以為議況廬而居者其足為之哉聖人有制

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  
 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  
 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  
 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為利  
 乎辟音闢奸音干。禮記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也奸犯也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聽過  
 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  
 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與去聲切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

闕遺矣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使東郭  
 改市鄜去比竹茨州之室而增上大木陶甕  
 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  
 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僮  
 賚貨均賦之政紀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  
 之過而莫之省誠懲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  
 垠音暨窳以主切窳音穀○韋丹觀察江南  
 西道教人為瓦屋別置南北市管見退之誌  
 丹墓窳亦惰也惡也史記以故帶窳注些窳  
 苟且懶惰之謂詩蠶月條桑注條桑披落之  
 采其葉也禮記祭義木夫以淮濟之清有玷  
 斯之朝奉種浴于川

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  
 晚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  
 置書幸甚豪一作毫說見韓集○一宗元白  
 收極有冬鍊又覺痛至

與友人論為文書  
 奕有風骨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  
 此與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  
 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與音和切  
 後做此  
 苟或得其高朗掇其深蹟雖有藝敗則為日

月之蝕也太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  
 哉朗一作明蹟士革切○易聖人有且自孔  
 以見天下蹟蹟者謂幽深難見也  
 氏以來茲遣大闡家修人勵列精竭慮者幾  
 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  
 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祇不過數十人耳  
 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  
 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  
 之為難利一平官切縱子勇切吏音勇蹙與蹙  
 同千六切○前漢書衡山王傳侯星

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注縱吏勉強也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  
 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  
 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  
 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  
 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歿而垂聲者  
 歿焉揚雄沒而法言大典焉馬遷生而史記  
 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者  
 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  
 故曰知之愈難一作子聞下無著字而為

文之士亦多澳獵前作牝賊文史抉其意抽  
 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耀誑孽孽  
 之人微時之聲雖終淪弃而其奪朱亂雅  
 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抉二決古穴二間切微與僥同  
 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  
 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技久滯而不往  
 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  
 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  
 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

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一本視字下有其字○漢書楊惲傳仰天拊缶

而歌而聲鳴鳴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一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書大率其意與此書同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



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  
疑焉長展兩切○易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  
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  
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  
大莫若賄路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貨  
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  
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  
實貧者愈困餓歾各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  
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

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  
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  
持一定之論哉免貧病者一無貧字一無病  
字當也作當是所謂下  
有則字橫去聲○元饒州意在仍舊籍而不  
必撓民而子厚意在必覈貧富之實定之哉  
二云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眾  
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  
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  
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拮拾以輸縣官  
 其為不均大矣拮俱運切○說文拮收也然非唯此而已  
 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  
 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息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  
 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  
 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下一定經界  
 覈各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非上一無然  
 無之字勞一作勤  
 告上一無所字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

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見云  
 懼富人恣為工商浮窳益甚急而不均則有  
 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  
 足安其堵雖驅之不敵易也窳音  
 庚檢之逾精  
 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  
 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  
 則捨其產而唯丁由之間推以誠實示以恩  
 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  
 信相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

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  
 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  
 已一無下一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  
 代者誰邪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  
 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  
 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  
 兄通春秋取聖人太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  
 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  
 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

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  
 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下笑  
一無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  
弄字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  
 負罪屏弃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太  
 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  
 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  
 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  
 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

矣一本本作過大矣○永貞元年十一月貶韓  
麟為饒州司馬亦坐王叔文之黨麟字宣  
英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祁大夫以  
言於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  
而朝免焉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宜也  
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連舊本皆誤作饒字今正之○  
崔連州諱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先  
刺連州後移永未至而卒於元和之  
年子厚嘗作權厝誌又有祭簡文云  
惇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鍾乳  
點也此書當於七年之前作○辨喻  
錯雜只若信筆出矣然結構固多林  
希元曰折劍連州更無得說氣健而  
語工機軸全自李斯逐客書來唐順

之曰博喻文非不  
古然亦有蹊逕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  
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寔以為未得  
其粹美而為麤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  
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類下一有異字憤  
古對切礦古猛切  
燥先到切舊本作慘七感切或云當作  
感字未詳○礦金銀銅鐵璞也又強也再獲  
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  
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  
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

艸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液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灰

淹頰不發聾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州戶名切類音悴疾醉切痿與痺同開諸本皆作關論鍾乳極其詳密一縱一橫一開一閉俱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籬旁岐採曲皆可以貫犀革爾雅東南之竹之竹箭焉貫犀也犀革以犀為甲也

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

離爾力切奇音羈瞞莫管切或从木母奔切觀去聲○漢書蟠木根柢輪困離奇注委曲盤辰也莊子以為門戶則液瞞注液津也瞞謂脂出楠楠然也莫之北土馬

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跼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

昭公四年晉大夫司馬侯日莫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馬莫北在今宜府大同等處其地產馬脰項也跼曲脚也跌踢也什也易坎於馬也為薄蹄為曳勝舉也三十一斤日鈞

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

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即礪砥礪丹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禹貢荊州礪砥礪

丹非雍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

州也○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土色土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荆之

茅皆可以縮酒

州包區菁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

以擊攻

禹貢徐州若是不大謬者少矣

晨飲其羊關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為師儒

關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為師儒

○家語魯之取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

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回轉其輪孔子

魯人也 盧之治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人也而

醫多 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音曠

實○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開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曠感額也

山西之冒沒輕儂皆貪而恐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關外山東

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

於廟堂之上儂音讒駮語駮切○漢書補充

出相淮南子國有難君名將授之以鉞鑿凶門而出儂貪也啖棗栗以其地之所饒故云

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言人證鍾乳之不可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

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曾言

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

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室乃善則云生某

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數所主切○經謂本

石龕內似芙蓉破之如雲母光明照徹在龕

中石臺上經云當歸有種細葉者名蠶頭

大葉者名馬尾當歸蠶頭者世不復用又人

參如人形者有神陶隱居云黃芩圓者名子

又附子以八月上旬採八角者良又甘遂出

中山赤皮者最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

勝白皮者下

連則不必服正為始典也

本州鍾乳第一始典其次廣連禮明

柳等州。茅瓚曰此引經以明之乃正意故以此終焉下始與二字是借字說言不必服此藥更為上品於理尤勝足屈其辨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

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

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始務勝人而夸辯博素

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

雅清秀見稱後餌玉石病易且亂故不承于初自連移永得罪貶驩州元和七年正月二十

十六日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一本巢字下有餌藥久壽字。○書月日而不年然觀

其書辭云罪大擯奔蓋舊在水州時作子厚不好仙術故其言甚低王世貞日中有平錄叙時韻之十文皆然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發甚具無以加焉丈

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太府之政甚適東

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

稱賀焉一作首。○君巢時為幕府從事宗元以罪大擯廢居

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經索處則若關

桎梏不于而無所嚮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

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



然出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文人乃盛譽山  
澤之耀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  
似不相類焉何哉經音墨經索一作徽墨柱  
音質格古壽切不五石切  
二音觸積音孽耀權居切○易繫用徽纏注  
繩也三股曰微兩股曰經還不上下中較注  
止也并伐木之餘也耀春也司馬相如以列  
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  
乃奏太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  
小子之所不欲得也作子一  
作人嘗以君子之道處  
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  
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

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允獲  
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遺壽矣今夫山澤之  
耀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  
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歿固無  
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  
有餘攝坤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  
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茲所謂  
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屯舊下之間切讀  
當如惛徒息切  
楚辭中閔啓之惛惛注  
惡貌惛惛然無所舒也宗元始者講道不

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侈用是奔竄禁錮爲  
世之所詭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  
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論古候切○楚辭  
也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太中以出雖萬受擯  
弃不夏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文人  
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  
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  
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宜宗元  
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又  
年吳武陵謫來永州  
在元和之二三年今書云愚溪之遊間  
一曰武陵先作書則此書當在二十三年  
後作李睦州各幼清事詳二十一卷  
同武陵送李睦州序○文情馳騁勢  
不可遏其號左右袒情景各至妙處  
黃震曰此子厚達理之言也文更精  
妙茅坤曰文最工然篇未推牛一段  
似漫瀟子厚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  
態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文一日與邑中可與  
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  
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

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  
 皆沮然眇眇息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  
既莫竟切疎洛代切得下開一日濮陽吳武  
 一無路字○眇眇斜視也  
 陵最輕健先作書遺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  
 列僊方士皆效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  
 兄貌笑口頰而祥不借來及食時竊昵和糲  
 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陰黜其忠也糲女切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  
 枯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

攻之得則宐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  
 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  
 兄明聽之擐音患又音貫○周禮負固不勝也  
 則侵之負恃也固險也銳亦堅也  
 也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  
 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  
 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  
 之苦言哉今愚甚陋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  
 不可成歟不可歟壽歟天歟庫寧歟疾病歟  
 皆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

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與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頑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嗶嗶誦誦以達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眾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頑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

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念愈遠而不近也嗶火苞切誦聲么切年已長一作年少長國故書一無國字支一作工莊子無頑師而能言頑大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邪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十一

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  
 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  
 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  
 者其類是歟遺契事出列子說符篇注兄之  
 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  
 欲已睦州氣術者左祖不欲者右祖則凡兄  
 之友皆左祖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  
 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祖不欲者右祖則凡  
 兄之客皆左祖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

皆左祖矣號姻婭則左祖矣入而號之闈門  
 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祖矣下之  
 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祖矣出而  
 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祖  
 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  
 已睦州氣術者左祖不欲者右祖則凡兄之  
 讎者皆右祖矣號姻婭則左祖矣一作號於  
漢書周勃入北軍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祖  
為劉氏左祖注祖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  
謂止偏脫其一耳爾雅婿之父母為姻婦之父  
為婚兩婿相謂為婿方言燕齊之間罵奴曰

藏罵婢曰獲又男而婿婢曰藏女而婦奴曰  
 獲風俗通藏罪役入為官奴婢獲智逃亡獲  
 得奴婢也○茅坤曰文自國語變來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  
 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  
 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  
 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  
 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不可知也一無不字  
軸從戰國策鄒忌謂其妻妾與兄之為是術  
容我就與城北徐公美數語來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  
 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

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  
 焉固小子之所懷懷也懷音廩兄其有意乎卓  
 然自夏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  
 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餼窮隴  
 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  
 以為鹹醢鼓翁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  
 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  
 歌愉懌新歡溢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  
 不亦旨哉夏平聲割傾陞切餼許既切醢呼  
啼切一作醢字同藏才浪切胖蒲

潘切訖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  
與欣同焉庸且皴肌且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  
 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  
 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  
應轉篇首  
一段最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精緊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楊海之書

一作與海之再說車敦勉  
用和書○海之憑子也子

厚嬰憑之女為妻集亦有與憑書按  
憑元和四年貶臨賀又五年有詔藉田  
今書云云當  
在五年作矣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  
 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  
 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為信  
窳音

庾○貞元十八年九月太常卿楊憑為潭州  
 刺史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年九月子厚貶邵  
 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過潭州見誨  
 之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窳病也又器  
 空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  
 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  
 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  
 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煦呵句切  
 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  
 復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  
 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

於世世必為蔽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  
 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  
 中圖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謂觀之車之  
 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子厚說車見十一卷足下所持  
 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  
 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俳音排○子厚有顯毛穎傳後見二十一卷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  
 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  
 傳焉吾望之至也元和四年七月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今日



有北人來示將藉由岐是舉數十年之墜典  
 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  
 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憲按  
宗紀元和五年十月詔以來年正月十六日  
東郊藉田先是御史中丞李夷簡墮馬為江  
西觀察使時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  
 不減之足下有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  
 太平之路果辟則香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  
 而明也然下無其字減下無之方築愚  
 溪東南為室耕墊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

足樂也一無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  
 歸溪上設肴酒以俟嚮拜足下發南州當先  
 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  
 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  
道下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  
有矣字具福來誨某頓首  
 與楊誨之弟二書一作與楊誨之疏解  
六年作此文氣固自沛然不免詞繁  
而意寡亦覺太弛使稍節之精神尤  
鬱勃取唐順之日按說事詞義不皆  
粹然大旨不外是矣書詞頗汗漫以

其間多各故取之至世貞曰疏宥類  
太史公茅坤曰首尾二千言如二線  
然強合乎道春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六日書始復去年十  
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遺是二  
遺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  
克也徒親戚不過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  
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憂則憂憂則息復  
之復之而又不憂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  
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息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遺施  
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憂則疑疑則息復之  
復之而又不憂則去之何也小也安有以憂  
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  
具是二遺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  
於言乎而乃克也無而字上僕之言車也  
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遺今子之說曰柔  
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邪果為車柔外剛  
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

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  
 名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  
 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  
 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  
 衽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  
 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  
 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  
 也今予之意也其號非也弊一作肢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侏儒  
 又使仲由墮三都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

孔子以武子之壽命甲旬須樂頤勒士  
 魯下代見論語禮記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  
 子莊在見論語禮記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  
 氣怡聲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  
 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注漆漆讀如朋友  
 切切濟濟切切皆容貌書皇帝哀矜庶幾之  
 不韋詩淑問如臯陶號名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  
 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  
 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遺書  
 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  
 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  
 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

待且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安肆  
 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  
 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按與各同○惟此  
 文王一句詩大明  
 之文翼翼恭謹貌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晏  
 不遑暇食又高宗時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  
 敢荒寧此非武王事也疑誤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  
 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邪樂放弛而愁  
 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  
 已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

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  
 下皆安縱目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  
 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  
 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與人自與  
 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  
 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  
 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

不能為中人以上邪吾之憂且疑者以此

聖者一作異乎聖人者印即仰字一音昂無益於世一作無異於世間重一作道。縱自謂非橫自印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

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

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

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和礪走威能

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

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捨

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

度徒洛切掣尺裂切踣蒲北切絕下一無故字一本無下我不能二字。惟在克念作聖書多方之辭非傳說之言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

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

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  
豈殺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致吾說車之  
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  
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  
殺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  
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  
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眾中偏側擾攘欲弃  
去不載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

車之說邪一無恐汚雜器譁尚可恭其體貌  
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  
偽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  
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  
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  
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  
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  
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  
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

反不媿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  
以魯聖人之道人上一有生字志一作支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  
 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邪度不得已而  
 至乎險期勿賤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  
 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  
 且子以及物行行道為是邪非邪伊尹以生人  
 為已任管仲學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  
 君子為道捨是空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

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尤然而指  
 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  
 以為慕弃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  
 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  
 僕以為過矣而已耳一作而已矣一書字○國  
伯與霸同子下一無書字○國  
而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比至三豐二  
浴之注以香塗身日豐亦或為薰謂以香薰  
艸藥沐浴也甘羅終軍詳見下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弃  
 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  
 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

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史記甘羅年十一，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時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于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使趙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入質秦，欺秦，張唐相燕者，燕秦不相欺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秦，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彼終軍者，誕得上谷二十城，秦有十一城。論險薄，不能以遣。臣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戡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緝躅之已，則決

起奮怒，掉強戡，挾淫夫，以媒老婦，欲壘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鈞奇歟。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諫大夫初南戡，文王遣其太子嬰齊入宿衛，取邯鄲，修氏，女生子與，文王卒，嬰齊立，嬰齊卒，與立，尊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武帝使少季往諭與，令入朝。比內諸侯，而令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行，少季復往，復與太后私通。國人多不附。太后五年，南戡相呂嘉遂攻殺與。太后及終軍等廬田，大詩有廬，今是也。冀隴間謂使犬曰嗾。左傳宣十二年，公嗾夫葵。



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裝皮狂者之刻是固不遠以為的也下子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邪出邪主上以一無明聖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朔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太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

明聖一作聖明上一無以字世下一無而仕二字馮婦好搏虎卒為

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處上聲橫去聲晉書周處字子隱義興人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謂父老曰何苦不樂父老曰二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勵志好學志存義烈克已暮年州府交辟晉阮咸字仲子嵇康字叔夜與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竹林遊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  
 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  
 是歟蓋音齋。楚辭九章懲熱羹而吹虀兮何不變此之志也。蓋凡醢醬所和細切為之或曰擣薑蒜辛物為之蓋羹熱而虀冷有人歎美而太熱其心懲艾後見冷虀猶忍其熱而吹之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  
 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  
 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  
 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  
 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圓

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安甚惡方於恭  
 也又將千百焉千一作十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  
 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  
 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  
 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  
 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平而  
 惡之也突吐勿切又音脫。屈原卜居突梯滑稽注突梯滑稽達貌吾年十  
 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士宏詞  
 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常人為羣輩數十百

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詆辱不為之  
 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  
 雖甚目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常人一  
作恒人  
 ○貞元又年子厚年十七九年中進士及  
 十一年年二十四十四年得集賢正字  
 為蓋田尉爾府庭且暮忝謁於大官堂下與  
 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  
 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  
 矣一無老  
字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  
 矣一無老  
字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

益夫愈恐懼息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  
 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  
 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  
 所明之子厚之取豈以狂疎  
輕薄乎何欺人若此到永州七年矣  
 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  
 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  
 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  
 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  
 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

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自是忠告故其詞纏綿而痛至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刺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

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暴下一無揚字皆下一無得字道下一無可字左傳師曠曰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又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合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捎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

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  
 能遺是則大善矣捐所交切駮音決驥音顯  
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梢漢書鄒陽傳注駮驥馬生七日而縶其母茅坤曰凡為文最忌用古人舊憂閑廢錮悼藉田之罷意息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邪但當把鋤荷雨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噪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夫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矣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春側洽切

作歸登也音同史漢字亦通用陳與際同朝  
元和二年十一月九日勅罷來歲藉田  
 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  
 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  
 說今因道人行麤道大肯如此麤坐文切  
和六年正月以李吉甫為相也麤疏也  
 宗元白  
 答貢士沈昶書沈不詳其何許人所謂見於典化里當是貞元末年在京時作○虞集曰風神益然特篇未猶似未了謔王世貞曰風華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

志氣盈廣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矣

旨下

專簪而賞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

有甚厚

二字一駭謂駭切慙女六切漢書蕭望之傳出入從蒼頭廬兒注官府給賤役者也莊子

惠施多方其書云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水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子

期成伯牙遂絕絃以世無知音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

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出鄙而

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弟三子

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

初封東阿王梁武帝之子蕭統嘗集文選三十卷論昭明太子皆善論文鳥可取

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猷高視僕所不敢

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

乎一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

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

禮記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辭閒歲興化里蕭氏之廬植足下詠懷

三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

亦響應今乃有三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

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

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州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元和二年中進士弟

史不得而詳書云吳武陵來則武陵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四年後永州作矣。辭儘工意亦宛轉但其蹊逕太露羅大經曰東坡眼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二集自隨嘗指下厚賀失火書謂山谷曰此人

奇奇怪怪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坤曰昔晉公藏寶臺燒公子與子獨束帛而賀王參元失火子厚亦以吊更賀且曰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兩事可為駭人然均卓見處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左傳其可吊也而又賀之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一無二字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

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  
望下無也字場因漾切震下一無駭字滫瀡息有切滫息委切秦人洩日滫瀡人滫日滫禮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調和飲食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兌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釋人衣服歌謠嘲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謂之人孽詩憂心悄悄慍慍于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羣小

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  
一本作無他技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蓋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息以



發明是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  
 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已之不亮素譽之不  
 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私一身或作私已○孟簡字幾道○王世  
 貞曰讀智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  
 公道一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夫士君子引  
 拔人林惟求不負所舉而已能果足錄如裴  
 垣之進擢舊友可也庸庸無取如蘇章之不  
 私故人可也參元果賢且將內不避親外不  
 避仇而獨避一知已邪胡為緘口結舌寧負  
 公道不負私黨寧負足下不負權貴而憐憐  
 懼為世嫌所加也八乃今幸為天火之所  
 司馬之黨及其及矣乃今幸為天火之所  
 盪凡奴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

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  
 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  
 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  
 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  
 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  
 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  
 大喜也  
天一作大疑一作所點巨淹切赫音  
 者一作赫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相字  
 象許穢切於爾一作於子○左傳顯項有  
 黎為祝融是為火正又禳火於玄冥同祿  
 火神也揚子須以發策決科漢之明經必為  
 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之隨其所取待而釋之故云古者列國有

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

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

也更下無以字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

陳詩之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歸有光曰想參元親在故前二下勸奉養是下樂朝夕未慰之方方照上養字樂字

前要漢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

往耳一本文章章二十一武陵來言是下字作學字

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

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極枯

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然生不悉

逆下字宗元白

